

萌芽
书系

萌芽编辑部选编

奇幻卷

新概念 作文大奖赛 特色作文选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RINDO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萌芽编辑部选编

新概念

作文大奖赛特色作文选

XINGAINIAN
ZUOWEN
DA JIANG SAI
TESE ZUOWEN
XUAN

奇幻卷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萌芽书系”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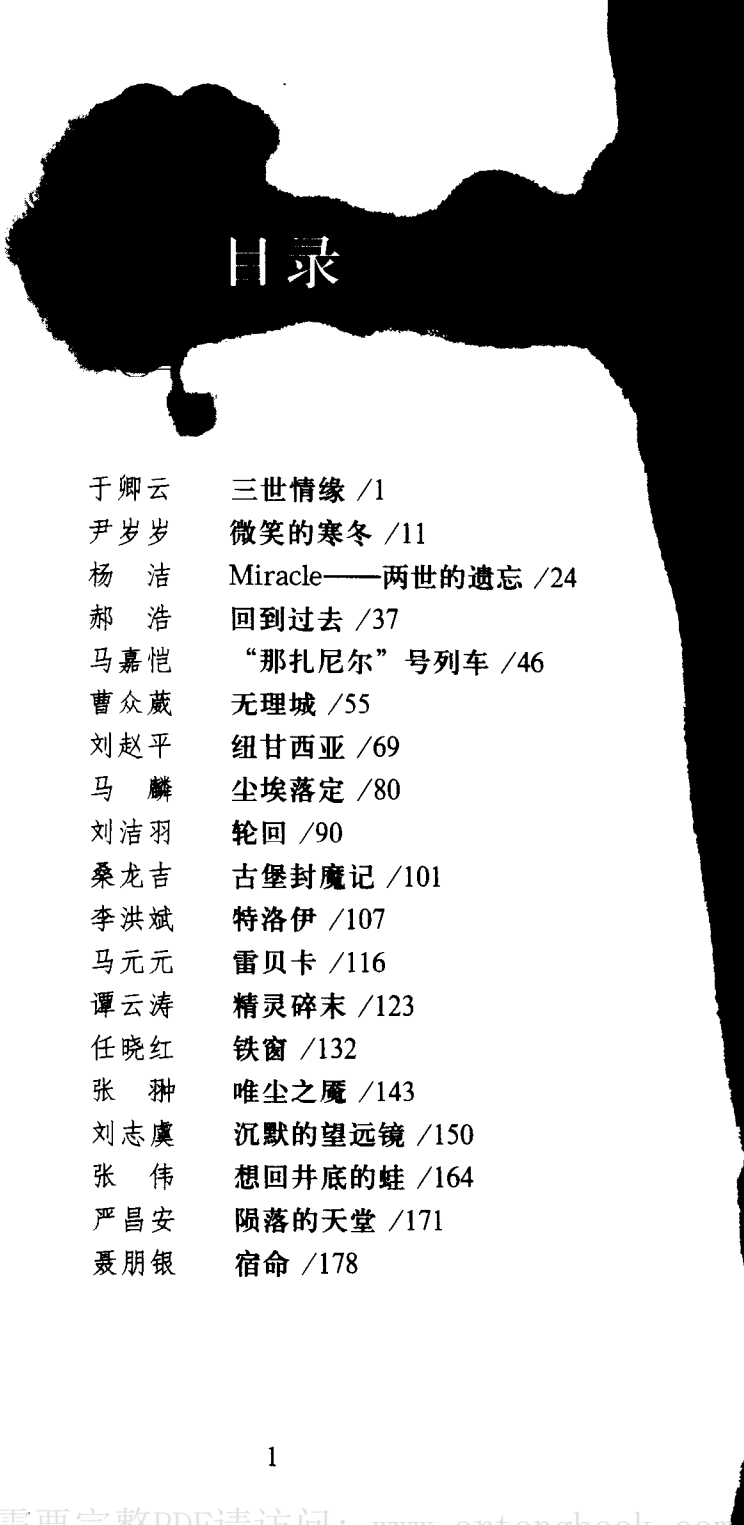
萌芽杂志社主编 赵长天

《萌芽》杂志创刊四十八年了，培养青年作家始终是这本杂志的宗旨之一。二十年前，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外延形象》就是作为“萌芽丛书”之一种，由萌芽编辑部编辑、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那是在哈华同志当主编的时候。后来曹阳继任主编，依然曹随萧规，继续编辑“萌芽丛书”。出书，是青年作者继发表单篇作品之后在创作上的又一个新台阶，对青年作者的成长至关重要。但是后来，由于社会发生了变化，出版业进一步市场化，编辑出版“萌芽丛书”也就被迫中断了。

近年来，《萌芽》杂志终于走出低谷，重新恢复了在大中学生中的权威地位，成为一个知名的文学品牌。新作者只要在《萌芽》连续发表作品，或者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就会立刻崭露头角，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也会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为了让一些确有才华的年轻人更集中、更全面地展示他们的文学成果，也为了让年轻的读者们读到更好的他们喜欢的书，我们决定恢复过去的传统，为年轻作者编辑出书。

前两年，我们已经陆续编辑出版了十几本书。从今年开始，

我们加大了书籍编辑的力量，并将除了《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之外的书籍一并纳入“萌芽书系”。“萌芽书系”将大体包括三种类型的图书：一是优秀作品的合集，包括《萌芽》精选本；二是作者个人作品集；三是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好中选优，兼容并蓄，鼓励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我们会精心做好选题和编辑工作，并选择优秀出版社作为合作伙伴。我们会珍惜自己的品牌。希望青年朋友们喜欢“萌芽书系”，也欢迎你们提出宝贵意见。



目录

于卿云	三世情缘 /1
尹岁岁	微笑的寒冬 /11
杨洁	Miracle——两世的遗忘 /24
郝浩	回到过去 /37
马嘉恺	“那扎尼尔”号列车 /46
曹众蕨	无理城 /55
刘赵平	纽甘西亚 /69
马麟	尘埃落定 /80
刘洁羽	轮回 /90
桑龙吉	古堡封魔记 /101
李洪斌	特洛伊 /107
马元元	雷贝卡 /116
谭云涛	精灵碎末 /123
任晓红	铁窗 /132
张翀	唯尘之魔 /143
刘志虞	沉默的望远镜 /150
张伟	想回井底的蛙 /164
严昌安	陨落的天堂 /171
聂朋银	宿命 /178

刘 冰	月偕玳么 /186
林知阳	寓言 /197
郑琦文	忠贞甚微 /205
乐 源	袋鼠之飞 /212

三世情缘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预科班

于卿云

—

奶奶并不是我的亲奶奶，这只是一个称呼而已。从我记事起，记忆中就只有奶奶一人。我们住在深山的一座神殿里，相依为命。

大殿里有一座玉雕的圣女像，圣女美丽又高贵，双手捧起一摊圣水，圣水就从她的指间缓缓流下。奶奶说，我就是那个圣女，我只是咯咯地笑。

我住在山里，每天都随着朝霞起舞，听着鸟儿鸣啭。十八岁那年，一队士兵进了山，闯进我们的神殿。我被领头的骑士牵走出神殿。奶奶在我身后凄惨地哭着，最后连这熟悉的哭声也消失了。我没有流泪。

我被他们带进了皇宫，一群宫女迎上来，为我换上了白色的纱裙，为我安排了宽敞的房间。之后，国王召见了。他身披圣服，头戴皇冠，充满了王者的威严。可岁月毕竟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两鬓的斑白，皱起的眉头形成额头上的纹路，证明了一切。国王冲我点了点头就离去了。引我来的宫女对我说：“你以后就专门服侍两位王子吧！”

第一次见到大王子，是在廊子里。他手捧着书从我对面走来，走到我面前时，他放下书对我温柔地微笑。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公子，生性温和，与世无争，性情又开朗。和他在一起会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就像神殿里的奶奶，所不同的是，他是哥哥。他还有一个好美的名字，叫“月”。

每天清晨，我会去月的房里打扫，接着去二王子那里打扫，之后回来帮月磨墨、沏茶，闲时和他一起在园子里散步、聊天……说来也怪，我来到这里有十多天了，却未曾见过二王子的面。我问月时，月只是笑着说：“我的弟弟呀，是个怪人，连我都很少见到他。”

这晚，我想起了神殿里的奶奶，难受得睡不着，于是一个人来园子里漫无目的地转悠。月亮很圆，月色也很美。在亭子里，我看见了一个人，背影有些像月。我跑过去，叫了声：“月。”他慢慢转过身来，我惊奇地发现他不是月。

他有着亮棕色的头发，在银色的月光照耀下熠熠发光；琥珀色的眼眸，深邃又美丽，如同埋藏了多年的水晶，在这样的夜色里散发迷人的光芒；修长的身体，穿着一身白衣，微风吹过，衣角在风中摆动。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相信他确是个英俊的男人。

月光照在亭子里，他的影被拉得很长很长。他看着我，问：“你是那个从神殿来的叫‘馨’的女孩吗？”他的声音如此好听，充满了磁力。我的脸好烫，微微点了点头，之后又鼓起勇气问：“你叫什么名字？”“拓，我的名字。”说完他转身走了，我一直这么望着他的背影渐变成模糊的一点，直到这一点也被夜色侵蚀。

第二天，月说要带我去见二王子。我们来到湖边，湖边开满了花，五彩缤纷。二王子就坐在湖边，正用花编着什么。“皇弟！”月唤了一声。二王子站起身来向我们走来，他双手背在身

后，似乎藏了什么。走近了，我看见了那琥珀色的眼眸，是拓！“这是馨。”月微笑着对拓说。拓把手从身后抽出，手上握着个花冠，他把花冠戴在我头上，然后说：“我们见过了。”阳光温柔地洒在他脸上，他拥有一张英俊的脸庞，比我想象中的还英俊，我第一次见到如此俊美的男人。那一刻，我知道我爱上他了。

见拓的机会多了起来，经常能遇上他，就算遇不上，我也会去湖边找他，因为我知道他一定在那里。我去找他时，他便会从腰间抽出一支翠绿的笛子吹奏起来，那笛声婉转悠扬，如神殿外鸟儿的鸣啭。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他身边时，他只是偶尔侧头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然后为我吹笛子、为我编花冠。从未见过他笑，比起月来，拓更有帝王的威严、王者的风范。

那天，我去湖边找他，他照例吹笛子给我听，我随着笛声翩翩起舞，一不小心身体前倾跌进了湖里。我是怕水的，在湖里拼命挣扎，我看见他跳下来，抱住我，把我救上了岸。

我们浑身都湿了。看着晶莹的水珠在他的发间打着转，看着他细长的睫毛上那一层水雾，我笑了，笑得很甜。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也笑了。第一次见他笑，迷人的微笑，犹如山间的朝霞，与我一同起舞的朝霞。

我低下头，羞涩地说：“拓，我爱上你了，那该怎么办？”

他说：“那嫁给我吧！”

之后，他紧紧抱住我，我把头埋进他的胸膛，一股暖流流遍全身，听着他有节奏的心跳，嗅着他身上淡淡的花的芬芳，我仿佛又回到了山谷，随着朝霞起舞，听着鸟儿鸣啭。

回去时遇上月。他怜惜地拉住我，说：“怎么湿成这样？快去换衣服，小心着凉。父皇等着见我们呢！”我回房换好衣服，随月去见了国王陛下。国王陛下说：“月，我决定把馨许配给你。”月欣喜若狂，满脸柔情地望着我，而我却呆住了。

“拓，我爱上你了，那该怎么办？”

“那嫁给我吧！”

我的心被撕碎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的房。月坐在我身边对我说了好多，我只是一个劲儿点头却不知他在说些什么，我心里想的全是拓。月走后，我开始流泪，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流了一夜的泪。我爱的是拓！那个有着深邃如水晶般眼眸的男人，那个有着百花芬芳、山谷一样宽阔胸怀的男人……忘了他吧，忘了拓，安心嫁给月，月会是一个温柔的丈夫，这是唯一不会挑起他们兄弟纷争的办法……

第二天，我与拓在廊内擦肩，我低头不去看他，他拉住我，说：“你要嫁给皇兄了，是吗？”我点头。“你不是爱上我了吗？”他看着我。我抬头，送了一个轻蔑的笑容给他，说：“那只是玩笑，你却当真了。我爱的是月，那种温文尔雅的男人。”我看着他琥珀色的眼眸，不再深邃明亮，有的是无尽的悲伤。我甩开他的手，跑开了。我怕，我怕再不逃走的话我会说出真话，扑进他怀里，告诉他我爱他，永永远远爱的都是他。

再没见过拓，也没去湖边找他。放眼望去，我的视线里只有月，一切又和我初到时一样。

距婚礼还有三天。这晚，我正准备回房，拓却站在我房门口。见我来了，他微笑，迷人却又凄凉。他说：“馨，听皇兄说你沏的茶很香，我想尝尝，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好吗？”

我请他进房，精心地为他沏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他说：“馨，我爱上你了，那该怎么办？”

我看着他琥珀色的眼眸变得忧郁，不自觉地小声说：“那我嫁给你吧！”

他紧紧抱住我，吻着我，我没有反抗。这一晚，我彻彻底底属于了他。当第一缕朝阳射进我的窗，我紧紧依偎在他怀里，一

言不发。他将一只银镯套在我的手腕上，银镯上嵌着一排银铃铛。他说：“这镯子本是一对，还有一个会戴在我的手上，这样你在哪里我都能找到你，你遇到危险我就会保护你。”

我不停地摇晃着手上镶着一排银铃的镯子，想起奶奶对我说的话，我和一个男人有三世情缘。我想，就是他了。

还有两天是婚礼。白天与拓相遇，他突然拉住我，说：“跟我走！”他的表情十分严肃，第一次看见他这样。他拉着我去见月，我们三个站在阳光明媚的园子里。月微笑着问：“皇弟，有什么事吗？”

“我希望你取消与馨的婚礼！”拓的神情依然严肃。

“为什么？”月看着我问，“你的意思呢？”

“不用问她了！”拓一把将我拉到身后，说，“她已经是我的了，就在昨晚。”

月的神色凝重起来，他看着我，就快崩溃了，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口。我已泪流满面，说：“月，对不起，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不希望看到你们兄弟反目呀！”其实，我早想过，一旦我的爱公开，造成了我不想见到的局面，那也只有用我的死来让他们兄弟和好如初。

于是，血染红了我的白纱裙，一朵朵，像山间盛开的野花。拓和月同时抱住我。月看着我，流露出忧伤的神情，问：“你从未爱过我吗？”“我只把你……当哥哥呀……”我转向拓，微笑着眼角却夹着泪，说：“拓……我们……有三世情缘……来世……再见吧……”

二

“扎玛西大陆，西历三〇五一年。新月帝王统一大陆。现在

整个大陆，除了凡仪国和我们西姆国外，全被新月帝王统一了。而下一个灭亡的会是凡仪国还是西姆国？”

我在日记本上记下这样的字，然后把日记放回枕头底下。我是西姆国唯一的公主，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馨，母亲说这代表花朵的芳香。

母后死得早，父皇和后母根本不在乎我这个女儿，所以这次父皇决定将我献给新月帝王，以达到求和的目的。和谈持续了三天，父皇答应向新月帝王称臣，凡仪国一旦灭亡，我就要被送往新月帝国的首都——帕那，成就一段政治婚姻。

三日后，我由西姆国向帕那进发，什么也没带，只有手上镶有银铃的镯子——母亲说这是我出生时手里握着的。

一个月后，我抵达了新月帝国的首都帕那，被送进了新月帝王的城堡。宫女们为我安排了衣食住行，细心地照顾我，我则开始等待新月帝王的接见。

一周过去了，没见过帝王的面。清晨时，我独自在花园里散步，看见一队士兵在晨跑，带头的是一个年轻男人，汗流浹背却很满足。他跑到我面前停下了，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亮棕色的头发，在阳光的照射下折射出七彩的光；琥珀色的眼眸深邃美丽，如同水晶。这般俊美的男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心跳加速，突然有一种一见倾心的感觉，于是我对他微笑。他问：“你叫什么名字？”“馨，”我说，“你呢？”“拓，我的名字。”说完他向身后的士兵挥挥手，喊道，“我们继续跑！”他们又跑了起来，我看见他腰间有一柄镶满钻石的匕首，光彩夺目，和他的人一样。

拓，好熟悉的名字，我想我爱上他了，好像我们相爱了一千年。

于是，每天早上我都会跑出房间，看着由他带队的士兵从我面前跑过。他会停下来和我搭两句话，渐渐地，我们的话多了起来。我会用手帕拭去他额上的汗水，那时我们离得好近，我可以

清楚地看见他琥珀色深邃又迷人的眼眸。他说：“馨，自从你来了之后，就打乱了我的晨跑。”我微笑着说：“那好，我明天不来了。”他忙拉住我说：“不，明天我要带你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第二天我按时来了，他拉着我走向花园深处，在花园林子的中央有一座喷泉，喷泉周围开满了花，五彩缤纷的。他用花编了个花冠戴在我头上，然后对我说：“在这里捡一粒石子丢进喷泉里，许下一个愿望，这样愿望就会实现。”于是，他这么做了，然后也递了一粒石子给我。我摇头说：“我的愿望永远都不会实现。”“你知道我刚刚许的愿望是什么？”他看着我说，“我要娶你为妻。”我苦笑了一下，看着他说：“我们的愿望都不会实现。”然后我低下头去，说，“拓，我是西姆国的公主，父皇为向新月帝王求和，将我送到这里。拓，无论我有多么爱你，都不能跟你走，为了你，也为了我的人民！”我突然抬头看着他，说，“你的情敌是新月帝王，你还是忘掉我吧！”我甩开他，他欲言又止，我最后看了他一眼离开了。

下午，新月帝王终于召见了。我走进金碧辉煌的大殿，帝王就坐在王座上，我不敢抬头看他，因为我的心很乱。

他由王座上站起身，走到我面前牵着我的手说：“馨，我们的愿望都可以实现。”我抬头看他，亮棕色的头发，琥珀色的眼眸，迷人的微笑。“拓！”我扑进他怀里，不自觉地落下泪来，如此幸福。我闻到了一股熟悉的百花的芬芳，听到了那有节奏的心跳。那种强烈的感觉又来了，我们似乎认识了千年。

我成了帝国的皇后，拓的妻子，才知道新月帝王每天早上有和士兵们一起晨跑的习惯。我看到了拓手腕上的银镯，上面没有铃铛却镂有花纹，那花纹和我手上的一样。我想，也许，也许我们是命中注定要相爱相依的。

我开始习惯，习惯半夜梦醒时看见拓那张安详的睡脸，长长的睫毛微微地抖动，他的呼吸不缓不急，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还有他怀里的温暖、身上淡淡的百花芬芳，离我好近。

最近拓总是忧心忡忡的，我打听到，原来我的父皇正在策动叛乱。我说：“拓，如果没有我的话，你可以坦然面对这场叛乱。”他微笑，迷人的微笑，说：“我宁愿是现在这样！”

这天，我和拓来到了喷泉旁。拓编了个花冠给我戴上，我拾起一粒石子丢进水池里，说：“我希望我和拓可以白头到老！”突然间，一个刺客从树上一跃而下，挥剑直刺向拓，我挡在了拓的身前。剑刺穿了我的身体，强烈的剧痛，奇怪的是，仿佛连这种痛也持续了千年。拓忙抱住了我，卫兵赶来了。我手上的银铃发出清脆的声音，很好听。我恍惚间看见了月下亭子内的男人慢慢转过身来，深邃的琥珀色的眼眸，是拓！

“拓，我爱上你了，那该怎么办？”

“那嫁给我吧！”

我紧紧握住拓的手，面带微笑却又含着泪，和千年之前一模一样，说：“拓……我们有……三世情缘呢……”

“馨，来生我决不允许你离我而去了！”

三

扎玛西大陆，西历四〇五一年。我从小被父母遗弃在山里，山中圣女神殿的神官们收养了我。每天我都会随着朝霞起舞，听着鸟儿鸣啭。神殿大殿里有一尊玉雕的圣女像，圣水从圣女手指间溢出，一滴滴落下。

听神官说，这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大约三千年前，圣女在山中遇到猛兽，被一年轻男子所救，那男子有着亮棕色的头发、深邃的琥

珀色眼眸，英俊非凡。圣女爱上了他，向他许下了三世情缘。

我喜欢听这个传说，一遍又一遍，从不厌倦。今年我十八岁，准备去看遍大陆上的古址旧迹。我告别了神官们，离开这里。

我最想去的是新月帝王的城堡，因为那里有一段和圣女传说一样美丽的故事。可是，如今的城堡被西伊斯公爵买下了，成了他的私人财产。我来到帕那，整日站在城堡外观望，终于让我等到了公爵大人开放城堡一天，以满足参观者的好奇心。

千年前新月帝王的城堡，我终于进来了。漫步在花园里，仿佛看见了一队队晨跑的士兵从我身边跑过，带头的年轻男子汗流浹背，却很满足。我走进了园子里的树林，树林的中央有一座喷泉。我久久地站在喷泉边凝望着，似乎被什么所牵引。

“你喜欢这里吗？”突然，一个声音在我身边响起，充满了磁性。我转向身边的男人，亮棕色的头发，深邃的琥珀色眼眸，俊美的脸庞，迷人的笑容。他手腕上银镯的花纹，和我手腕上镯子的花纹一样。

他看着我问：“我在哪里见过你吗？”我摇头说：“不知道，似乎我们认识了好久，几千年。”之后，我们都笑了。他说：“这里就是当年新月皇后遇刺的地方，皇后死之前告诉新月帝王他们有三世情缘。新月帝王对她许诺，来世决不让她再离他而去了！”“很美的故事，”我说，“三世情缘呢！”他递过一粒石子，说：“来，许个愿吧！”我把许愿石投进喷泉里，说：“我希望圣女和新月皇后的三世情缘，都有一个美满的结局。”“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馨。”我说，“你呢？”“拓，公爵拓·西伊斯。”他微笑……

“拓，我爱上你了，那该怎么办？”

“那嫁给我吧！”

……



那多点评

我个人认为，这属于青春期少女的某种幻想。主人公之一的“馨”被一队士兵从深山里的神殿中强行带走，看起来这是一种典型的烧杀掳掠。然而，之后的一个段落中她又被突然带入皇宫——“一群宫女迎上来，为我换上了白色的纱裙，为我安排了宽敞的房间。”而作者对此完全没有任何解释，实在令人费解。也许在作者的脑海中一个灰姑娘式的人物受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本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也许作者关心的只是男女主人公有着三世情缘的这种浪漫气氛，对于其他事情则并不在乎。说实话，我对这个故事持保留态度，因为故事里的男女主人公见面后“馨”感到自己爱上“拓”时，作者给出的唯一理由是：“他拥有一张英俊的脸庞，比我想象中的还英俊，我第一次见到如此俊美的男人。”这让人不免感到似乎爱情是由投胎决定的，主人公只是在努力把三世情缘这项工作做好。

我主张小说要关注细节，故事中的另一个纰漏是当“馨”落水时——“我是怕水的，在湖里拼命挣扎，我看见他跳下来，抱住我，把我救上岸。”作者在此处用的“我看见……”这一句式让人疑窦丛生，一个拼命挣扎的落水者怎么会冷静到可以像一个旁观者那样把目光停留在“他”身上直到自己被救起——难道这是个阴谋？

微笑的寒冬

广东深圳市高级中学高一

尹岁岁

我认真地在想，关在牢里面的人，不一定比放在外面的人坏。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坏坯子就如我们中国人讲的“龙”一样，可大可小，可隐可现，你是捉不住他们的，也关不住他们的。

——三毛《撒哈拉的故事》

一 新年酒会

当新年第一缕阳光洒在“伊丽莎白公主”号游船上时，船上欢乐的人群正在举着香槟互相庆祝，无上的神所能给予人间的一切温暖尽力地照耀在每个人明晃晃的脸上。谁知道在这种时刻，我们的另外一位神跑出来，开了个冷冷的玩笑。

年轻的杰斯提斯站在甲板上，脸因为不知所措而有些微红。他小心翼翼地靠近一个正在大快朵颐的红发小伙子，说：“吉米，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洋流社团的活动，你不给我介绍一下你的朋友吗？”

吉米抹了抹嘴边的油渍，冲杰斯提斯喊道：“你就不能自己去结交新朋友吗？”